



台灣 新文學史 上

陳芳明◎著



A History of Modern Taiwanese Literature

台灣新文學史

2011年10月初版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定價：新臺幣精裝1200元

平裝上、下冊各450元

平裝一套900元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聯經忠孝門市更換。

著者 陳芳明
發行人 林載爵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4樓
編輯部地址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4樓
叢書主編電話 (02) 87876242 轉 203
台北忠孝門市：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1樓
電話：(02) 27683708
台北新生門市：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
電話：(02) 23620308
台中分公司：台中市健行路321號
暨門市電話：(04) 22371234 ext. 5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郵撥電話：27683708
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總經銷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所：台北縣新店市寶橋路235巷6弄6號2樓
電話：(02) 29178022

叢書主編 胡金倫
編輯 杜瑋峻
封面設計 蔡婕岑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聯經網址：www.linkingbooks.com.tw

電子信箱：linking@udngroup.com

ISBN 978-957-08-3897-8 (上冊：平裝)

ISBN 978-957-08-3898-5 (下冊：平裝)

ISBN 978-957-08-3899-2 (一套：平裝)

ISBN 978-957-08-3900-5 (精裝)

台灣 新文學史 **上**

A History of Modern Taiwanese Literature

陳芳明◎著

獻給

葉石濤先生
牽引我走入台灣文學

謹呈

余光中教授
最早讓我嘗到詩的滋味

齊邦媛教授
教導我如何從事文學批評

序言

新台灣・新文學・新歷史

陳芳明

如果有一個書寫工程可以苦惱十年以上，可以使一位投入者從盛年走到黃昏歲月，而又終於沒有放棄，那一定是刻骨銘心的生命書。站在時間的盡頭這邊，回望最初落筆的第一章，已經無法推測當年的心情。能夠堅持走到這麼遠，魂魄深處其實已經落下許多歷史痕跡。中間經歷的驚濤駭浪，曾經動搖最初的信心。生命中，來自政治現實的打擊，兩度粉碎了對文學的嚮往。第一次是在一九七九年，美麗島事件發生，使年少的自由主義者陷入理想崩潰的狀態。第二次是在二〇〇六年，綠色當權者爆發貪腐事件，使長年的民主追求者癱瘓在無邊的失落。一息尚存之際，在寂寥的、不為人知的角落暗自舔舐傷口。在最痛苦的時候，歷史書寫反而成爲一種心理治療。整個療程很慢，很冗長，很枯燥，卻容許一個脆弱的魂魄慢慢從黑暗深淵攀爬出來。

台灣新文學史的建構，確實是龐大的挑戰。所謂新，指的是現代的到來。島上住民開始迎接現代文化的降臨，完全不是出自主觀願望，而是因爲淪爲日本殖民地而被迫接受。因此，「現代」一詞所具備的意義，比起西方現代的崛起還要複雜。如果是從社會內部緩慢改造，配合政治經濟的相應變革，而且是以漸進的速度慢慢前進，則現代化所帶來的文化衝突，就不可能那麼劇烈。台灣的現代化卻是在殖民權力的裹脅之下，

以最迅速的節奏在一夜之間席捲小小的海島。新文學的誕生，正是台灣第一代知識分子所推展的啓蒙運動之一環。透過文學形式的表現，一方面揭露殖民地統治的本質，一方面介紹世界最新的文化趨勢。因此，從一九二〇年代發軔的台灣新文學運動，先天就帶有強烈的抵抗與批判，而且也與生俱來就是要追求自主與開放。這本文學史寫得如此艱難，就在於它不能擺脫政治社會發展的羈絆，而只是專注於美學的挖掘與探索。早期的文學作品，文化意義往往超越藝術精神。具體而言，作家在遣詞用字之際，不能只是單純表現他們的感情，而必須同時表達思想上的困頓與政治上的挫折。

十二年前開筆時就已經意識到，這本文學史需要兼顧藝術的演變與政治的流變。這種雙軌思考，爲的是要更貼近殖民地文學的本質。畢竟，在帝國主義的控制下，文學已不純然是文字技巧的演出，其中還注入精神的凌遲與折磨。從一九二〇年代的思想啓蒙，歷經三〇年代寫實主義的抬頭，以至四〇年代前半葉的戰爭時期，非常鮮明顯示，台灣作家未嘗須臾偏離權力的支配與宰制。在撰寫過程中，整個心靈可以感受台灣先人在飄盪時期所產生的悸動。從第一章寫到第八章，大約耗費兩年的時間。然而，完稿時卻赫然警覺，許多新的史料紛紛出土。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文學史料開始大量整理，無數台灣作家全集不斷推陳出新。包括賴和全集、楊逵全集、張文環全集、龍瑛宗全集，都是在文學史定稿之後才付梓出版。下筆太早，出版太晚，便暴露這本文學史的缺陷；然而感到欣慰的是，台灣文學研究已不再是受到邊緣化的學問。對於任何一位作家的討論，不可能只是關在平靜的校園裡進行。細讀前人的作品時，即使是一篇小說或一首詩，都可發現作家的內在靈魂，不時與外在現實進行無盡止的對話。確切而言，台灣文學是最靠近台灣社會的一門知識。

從第九章寫到第十八章，又艱苦跋涉了兩年，亦即橫跨蒼白的戰後初期，到一九六〇年代現代主義文學

巍然崛起。這是截然不同的文學風景，在殖民地時期，台灣作家書寫時，混融地使用日語、台語、白話文，卻備極艱辛地營造出規模有限的作品；而那段時期藝術成就最高的文學，竟然是使用日語來完成。戰爭結束後，國語政策的強勢推展，使日據時代的作家不得不停筆或封筆。五四文學的白話文傳統，開始傳播到台灣。然而，在嚴苛的反共年代，台灣文學竟發生雙重斷層：一是與殖民地文學切斷聯繫，一是與三〇年代中國左翼文學完全割裂，使批判精神與抵抗文化不免受到重挫。在威權時代，凡是不符合政治要求的文學，都被劃入禁林之列。不過，戰後台灣作家還是以迂迴的方式，繞過思想檢查而開始構築精緻的藝術心靈，那就是現代主義時期的到來。一場壯觀的美學運動於焉展開，那幾乎是等同於另一次的文學革命。作家的創作技巧，不僅進入深層的心靈世界漫遊，而且也挖出前所未有的感覺與想像。文字的提煉與濃縮，使漢文傳統的藝術之美臻於高峰。無論從詩、散文或小說來看，綿密的節奏，細膩的情緒，幽微的暗示，使作家的審美追求推到最遠的邊境。這段時期不僅改寫白話文「我手寫我口」的脾性，也使生活語言昇華成為優雅絕美的文字表演。

然而文學史書寫的進程，並沒有如預想那樣順利。二〇〇六年，貪腐事件浮上檯面，對於曾經涉入政治運動的理想主義者，可以說遭逢前所未有的打擊。本土的回歸，曾經是海外遊子的終極願望；民主的實現，也曾經是一個世代知識分子的崇高夢想。在赤裸裸的政治場域，竟然見證當權者高舉本土的旗幟，而戴上民主的假面，毫無節制地讓自私的欲望氾濫。事件驟然爆發，使長達三十年的生命追求立刻回到原始狀態。整個戰後世代所押注的夢，最後證明是一場空幻。如果一切必須從頭再來，不免開始追問：文學是什麼？藝術是什麼？歷史又是什麼？一個時代的最佳心靈，往往需要經過好幾個世代的奉獻與累積。付出那麼大的代價，卻抵不住一隻貪婪的手。回望未完成的文學史手稿，所有的希望都搖身變成虛妄。現實社會的崇高價

值，若是無法定義，又如何去界定歷史上的藝術成就？那已經不是「挫折」一詞可以概括。歷史上流浪的台灣，在那撩亂的時期，終於還是沒有找到回歸的道路。

所謂本土，不應該是指島上的單一族群；所謂民主，也不應該是特權的代名詞。從文學史的觀點來看，本土化與民主化，無疑是可以互相代換的同等價值。自現代主義勃興以降，台灣文學發展能夠出現盛況，其實是匯入不同族群、不同性別、不同價值的書寫方式。台灣文學能成其大，正是在於不擇細壤，也不擇細流；它容許差異，也容許多元，因此本土文學就是民主精神的最高表現。權力往往只是興衰與更替，藝術則是繼承與累積。在本土一詞誕生之前，台灣文學的成就早已存在；不能因為信仰本土的意識形態，就必須扭曲變造過往的藝術成就。或者把前人的努力，都悉數收編到短暫的權力。文學可以包容政治，如今卻發現政治在窄化文學。如果容許這種粗暴態度，等於是把歷史上的文學記憶全然擦拭淨盡。

在文學盛放的地方，正是受傷心靈獲得治療之處。台灣島上所有的文學成就，不可為一時的政治信仰服務，更不可淪為一個庸俗當權者的工具。對狹隘本土回敬的最佳方式，便是重新挺起史筆，以漂亮的文學反擊污穢的政治。這本文學史重新開筆，是在二〇〇八年之後。再次以文學的力量撐起意志，艱苦地走出生命中最黯淡的階段。台灣文學在戰後最精采的階段，莫過於現代與鄉土之間的拉扯。它意味著歷史轉型與社會轉型，究竟是開門接受外來的影響，還是關起門來進行自我營造？這個問題無疑是戰後台灣作家的最大考驗。重新面對這段歷史之際，在內心確實湧起掙扎的感情。作為一個本土派論者，畢竟還有一些意識形態的幽靈在作祟。非得讓本土成為一種歷史的雄辯不可，也非得讓台灣成為鮮明的文學意象不可。那種執念，使得手上的筆躊躇不前。

反覆求索之餘，頓然有了深刻的覺悟。本土不應該是神聖的人格，也不應該是崇高的信仰。它其實是一個開放的觀念，所有在歷史之河漂流的族群，所有在現實之鏡映照出的移民，選擇在海島停泊時，他們的情

感與美學也都匯入了本土。台灣原是一個流動的空間，除了原住民之外，所有的族群都是移民的後裔。台灣文學是一張拼圖，也是一塊拼布。每個世代、每個作家都致力於剪裁的藝術，注入他們最好的想像，運用他們最好的手法，為的是使這個海島變成無懈可擊的美好圖像。

這本文學史的詮釋角度，是從後殖民史觀出發。後殖民的觀念，長年以來，往往受到誤用與濫用。似乎只要站在批判和反對的立場，就可完成後殖民的解釋。台灣文學從殖民體制與戒嚴體制掙脫出來，確實負載累累的傷痕。台灣文學的前輩作家，嚐盡被損害、被欺負的滋味。然而，流血與流淚並不等於文學，或如魯迅所說，恐嚇與辱罵不是戰鬥。他們能夠從文化廢墟中重新站起來，並不是百般珍惜曾經有過的苦難與痛苦，而是通過文學藝術的洗禮，擦拭血跡與淚水，成為脫胎換骨的高尚人格與高貴靈魂。文學如果是一種救贖，它本身就是最好的武器，對人間的醜惡與污穢展開無盡止的淨化。文學史是一段去蕪存菁的過程，剔除剩餘與殘餘，勇敢面對強權，卻不為強權收編。

真正的後殖民文學，在於消化歷史上所有的美與醜，把受害的經驗轉化成受惠的遺產。獻身於藝術的追求者，在於卸下權力的枷鎖，走出思想的囚牢，以旺盛的創造力、生命力，換取豐饒的美學。傑出的藝術作品，就是最好的戰鬥，也是最好的批判。在一九六〇年代現代主義運動後，台灣文學能夠產生動人心弦的作品，正是因為擺脫了仇恨，也超越了辱罵。藉用壓縮的精緻文字，烘托出整個時代的苦悶與幽暗。在七〇年代鄉土文學運動中的最佳作品，往往是在庸俗的故事裡，彰顯人性的寬容與無私。進入八〇年代以後，當威權體制開始鬆動時，女性文學、同志文學、原住民文學能夠開闢全新的天地，就在於透過文字藝術嘲弄權力、調侃歷史、挑逗主流。後殖民作家深深理解，文學是跨世代、跨國界的藝術，不會被歷史情境綁架，也不會淪為政治權力的人質。在歷經苦難之後，提煉出來的文學，反而是以開放寬容態度，到達昇華救贖的境界。

斷斷續續寫了那麼長久的日子，受盡寂寞時光的凌遲。終於敲下全書最後一個句點時，所有的折磨立即消失無蹤。卸下精神上的枷鎖時，看待世界的方式全然翻新。對於海島釀造出來的文學，更加具有信心。值得期待的是，更好的文學在不久之後必將持續誕生。純粹的藝術，必須經過幾個世代才能提煉出來。台灣的民主化還在盤整階段，能夠有現在的文學成就，已是不容易的收穫。真正發光發亮的作品，應該會綻放在未來的盛世。許多朋輩對網路文學頗感憂心，認定年輕作家不可能創造傑出作品。這本史書固然未及寫入網路文學，卻不贊同這種悲觀看法。文學的技巧與形式，永遠隨著時代的更新而不斷發生變革。白話文運動曾經使傳統保守者痛心疾首，但是經過十餘年的文學革命之後，成熟的作品便源源不絕問世。現代主義運動在台灣崛起時，也使文學革命者胡適發出焦慮之聲。他並未意識到那是另一次的文學革命，藝術的全新時代就要開啓。如果預言沒錯，網路文學應該是第三次的文學革命。新世代作家不可能偏離網路時代，他們將在虛擬空間寫出具體的新感覺與新語言。

這本文學史的撰寫，無疑是台灣民主化過程的產物。整個書寫過程，再三與現實的政治波動交錯而過，其間擦出的熾熱火花，只有在埋首振筆之際才能深深體會。曾經發生的流亡經驗，遭遇的民主災難，都消融在複雜曲折的字裡行間。能夠為精采的台灣文學與台灣歷史留下見證，那是生命中所能接納的最好祝福。我的家國、我的時代正要進入一個盛世，迎接之際，樂於以這本文學史的完成，向前輩作家致敬，也向後來的新世代致意。擁有如此豐饒的文學遺產，當可預期下個世代將抵達更輝煌的藝術峰頂。

十餘年來，許多有形無形的心靈都參與了這項龐大的書寫工程。靜宜大學、暨南國際大學、中興大學、政治大學的學生，親自感受過這本書是如何從草創變成繁複。在授課的漫長歲月裡，他們的寬容與諒解，都注入每一章節的修訂，增刪，補充，潤飾。沒有他們的出席，這本書也許就會永遠缺席。每位學生的名字不可能一一牢記，但是留下的難忘互動經驗，都微妙暗藏在書中文字的轉折、跳接、換段、敘述之間。對於被

我誤過的學生，現在必須要表達最深歉意與最高敬意。他們終於看見這本書的出版，曾經給他們的承諾果然沒有落空。我的助理其實是我真正的助手，我長年用手寫稿，都因他們的協助而得以順利變成文字檔。爲了表達誠摯謝意，容許我寫出他們的姓名。靜宜大學時期的邱雅芳，對本書的初稿貢獻最多，現在她已是助理教授。胡金倫，現在是聯經出版公司的副總編輯，幫忙最大，曾經數度與我工作到清晨。政治大學幾位值得信賴的助理，蘇益芳、陳晏晴、林婉筠、劉侃靈、李婉伊、陳怡蓁、許佳璇，對本書的下半部用力甚深。郭羿彰不是助理，卻自動要求來打字。必須特別提到李伊晴，從今年初春到夏天的多少週末，都自動樂意加入，使落後的進度適時趕上，給我難以忘懷的記憶。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的同事，范銘如、孫大川、曾士榮、吳佩珍、崔末順、紀大偉，以及兩位助教張幼群、吳慧玲，都直接間接給我精神上的支持。他們與我共同建立一個完整的研究所，是我學術生涯中罕見的革命感情。政大中文系的教授，在許多困難時刻伸以援手，是我重要的支柱。尤其是尉天驄教授，表現的治學精神與人格風範，都是最佳感召。本書獻詞頁特別表明呈獻給我生命中的啓蒙者，葉石濤先生、余光中教授、齊邦媛教授，他們是我文學志業的關鍵前輩。政治大學給我最好的研究環境，也給我優秀的學生。沒有開放的校園，就不可能容納多元駁雜的思考。這本書能夠順利完成，正是得力於國內唯一人文社會學科的這所學校。最後最高的謝意，必須歸給一起受苦的妻子高瑞穗，從流亡歲月到安身立命，她全程陪我走過。我的兩個孩子，陳宜謙（Kenbo），現在是加州蘋果電腦的工程師，與陳宜群（Judy），現在於荷蘭從事社區營造工作，對於我長期的離家都抱持諒解與支持。知識有其極限，情感卻無可限量，那是這本書最豐沛的資源。

目次

上冊

序言

新台灣・新文學・新歷史 陳芳明 ——— 5

第一章

台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 ——— 23

後殖民史觀的成立 25

台灣新文學史的分期 29

重新建構台灣文學史 40

第二章

初期台灣新文學觀念的形成 ——— 43

殖民體制的建立 45

新興知識分子的角色 47

台灣文化協會：大覺醒時代的到來 52

文學觀念的奠基 55

語文改革的發端 59

第三章

啓蒙實驗時期的台灣文學——65

政治運動的蓬勃發展 67

張我軍：批判舊文學的先鋒 71

賴和：台灣新文學之父 77

第四章

台灣文學左傾與鄉土文學的確立——89

《台灣民報》的文學成就 91

鄉土文學論戰及其影響 98

文學運動中聯合陣線的構成 102

第五章

一九三〇年代的台灣文學社團與作家風格——107

文學結盟風氣的興盛 109

台灣文藝聯盟的成立及其意義 120

第六章

台灣寫實文學與批判精神的抬頭——129

楊逵與一九三〇年代的左翼作家 131

王詩琅、朱點人與都市文學的發展 138

一九三〇年代的新詩傳統 144

第七章

皇民化運動下的一九四〇年代台灣文學——157

戰雲下的文學社團：《文藝台灣》與《台灣文學》159

呂赫若：以家族史對抗國族史166

龍瑛宗：虛無的自然主義者173

第八章

殖民地傷痕及其終結——179

台灣文學奉公會與台灣作家181

張文環：台灣作家的苦悶象徵187

西川滿：皇民文學的指導者193

皇民文學考驗下的新生代作家199

第九章

戰後初期台灣文學的重建與頓挫——209

再殖民時期：霸權論述與台灣特殊化211

日據時期作家與文學活動的展開216

來台左翼作家與魯迅文學的傳播224

二二八事件對台灣文學的衝擊229

第十章

二二八事件後的台灣文學認同與論戰——235

吳濁流孤兒文學與認同議題的開啓 238

戰後第一代作家的誕生 246

認同焦慮：台灣文學定義與定位的論戰 256

第十一章

反共文學的形成及其發展——263

戒嚴體制下的反共文藝政策 265

戰鬥文藝與一九五〇年代台灣文學環境 270

反共文學的發展及其轉折 276

第十二章

一九五〇年代的台灣文學局限與突破——287

鍾理和與《文友通訊》的台籍作家 288

陳紀澄與反共文學的發展 297

林海音與一九五〇年代台灣文壇 309

第十三章

橫的移植與現代主義之濫觴——317

聶華苓與《自由中國》文藝欄 319

夏濟安與《文學雜誌》 339